

# “粽”情彩虹跑

6月20日是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由平顶山晚报携手陆顺建材城举办的“陆顺建材 添彩鹰城——庆端午全家‘粽’动员彩虹跑”活动在市区鹰城广场举行，吸引了众多的市民携家带口、邀朋唤友竞相参加。

下图：6月20日上午，鹰城广场，身上满是五颜六色粉末的市民开心地参加彩虹跑活动。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图①靓仔小伙儿是彩虹跑中最为活跃的。  
图②撒上一片彩粉，送上别样问候。  
图③“背夹气球跑”等趣味活动成为彩虹跑的另一高潮。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 ● 纪实连载

### 成龙：还没长大就老了

(2)

■文/成龙 朱墨

#### 朱墨：这本书的缘起

这次提笔，只是想写写这次在戛纳见到的大哥，那些新闻里看不到的幕后细节。

5月19日下午，我们帮国内媒体安排了一些访问，把主创分成两组，需要两个独立空间完成访问。公关公司帮忙安排了一个房间，但是比较小，只能勉强满足要求。大哥按照时间14:00准时下楼，看到房间里情况，当机立断带记者到他自己的房间做访问。

第一家媒体访问结束，大哥走过来跟我们说，你们要提醒媒体，问题不能只问我，一定要照顾其他演员，不能因为她们是新人就忽略。

几轮访问过后，助手提醒是否需要吃些东西，我们才知道他整个上午都在做国际媒体访问，还没时间吃午饭。大哥说不用。刚巧这时来的记者只需图文专访，不需要录影，大哥马上招呼大家进到他自己的房间，阳台上海风很凉，他让三个女生坐在沙发上，给她们递来几个大大的靠枕，后面可以倚住腰，前面可以盖住腿御寒。助手把午餐拿来，是一份蔬菜汤和三明治，他边吃边跟记者聊，访问结束时刚好吃完。

《十二生肖》的三个女演员姚星彤、张蓝心、法国女孩Laura都是新人，每个人性格不同，大哥在访问中个个都照顾到，连自己旁边的座位也是让大家轮换着坐，绝不厚此薄彼。

我在旁边看着这些自然流露的细节，想起几年工作下来，见过种种不同风格的演员，谦逊有礼者有之，提携后辈者有之，却很少有人把所有好品质的光环集于一身。

你不能说，因为他在演艺圈几十年的前辈，他就理应这样。在镜头前做一些表面功夫很容易，把这些都融进生活的细节里很难。

大哥对记者说，现在别人都用蓝布

绿布去拍，但我要每一站都是实景，别人都是威亚或特技，但我要每一招都是真打不用替身。我们要拍火山，我们就去火山，我们要拍风洞，我们就去风洞。为了四个镜头，我们跑去瓦努阿图。每一场打戏，我们都足足拍摄一个半月，我们跟好莱坞在技术上差距太大，所以我们只能用这种笨办法来赢得胜利。

那天，我们招待大家的场地是个带露台的宴会厅，许多国外影迷路过这里看到里面，都驻足停留不肯离开。外面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大声呼喊“Jackie Chan”，大哥在里面听到，马上走到露台跟影迷打招呼握手，成群的外国女影迷声嘶力竭地大叫：“Jackie Chan, I Love You!”

如此反复多次，我远远站在后面，看着这位华人巨星的背影，在影迷们的闪光灯光晕中，竟有一种超现实主义感。

我想，所谓一个人的神话，大概不过如此。

2013年初，我冒出想留学的念头。春节后，大哥带着整个《十二生肖》剧组去东南亚度假，也邀请我一起参加。抵达新加坡的第一天，大哥把我叫到他旁边，递给我一个满是“龍”字的新年红包，里面是一沓美金。欣喜之余，我跟大哥说，想跟他商量两件事。

“我想出国读书……”话音未落，大哥就说：“要不要我帮你写推荐信？”其实我就是想跟他商量，请他帮我写推荐信，没想到我都还没开口，他就主动提出来了。我又说：“我想把你的那些小故事写下来，如果有可能的话，把它做成一本书。”大哥说：“你可以试试看。”

不到五分钟，两件事敲定。这之后的几个月，我一边准备雅思考试，一边把过去积累下来的故事素材整理出来，大哥在北京的时候，我就追着他，听他讲故事，问问题，随时记录。

这就是这本书的缘起。

明日关注：不用替身亲自上阵

## ● 小说连载

### 知行合一王阳明

(10)

■文/度阴山

#### “北宋的周敦颐 and 程明道是儒家的两个好秀才”

王阳明追问：“什么尚未？是我过你这种日子尚未，还是您的年纪尚未达到几百岁，还是我在养生之术上的成就尚未？”

蔡蓬头看了一眼王阳明，像复读机一样：“尚未。”

王阳明焦急：“那就请您赐教一二啊。”

意料之中的，蔡蓬头还是那两个字：“尚未。”

王阳明停止了追问，他想思索这两个字背后隐藏的玄机。蔡蓬头没有给他时间，把答案说了出来：“从你进入山洞的那一刻起，我已用眼和心看了你好久。你虽然对待我这个臭道士非常尊重有礼，看上去是真的尊崇道家，实际上，你脸上终究有官相，去不掉的。”

这是段大白话，王阳明听懂了。蔡蓬头的意思是，他俗世未了，还没有到达谈仙谈佛的境界。可能还有引申出来的意思：你的理想终究要在俗世实现，而不是山林古刹。

王阳明心里很不平。他在道教上的成就他最清楚。老庄哲学、养生之术，他花了多少年心思！他的道士朋友有多少，数都数不过来！他以道家语境写的诗歌散文，车载斗量。如今却被一个疯疯癫癫的道士几乎全盘否定，他完全不能接受。

然而，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被蔡蓬头否定后，他又听说山中有位得道高僧，于是，迫不及待地去拜访。之前有人提醒他，通往高僧家的路迷幻险阻，从未听说有人可以到达那里。王阳明对这样好心提醒置若罔闻，热情洋溢地上路了。

那个山洞虽然在九华山中，可的确异常难寻，王阳明在路上吃了不少苦头，似乎感动了苍天，终于被他找到了那个和尚。让他失望的是，和尚并无传说中的神奇之处，只是丢给了他一句话：

“北宋的周敦颐和程明道是儒家的两个好秀才。”

和尚这句话意味深长。他没有给出王阳明在佛教道路上的指路牌，却指明了让王阳

明重回儒学中的心学领域——周敦颐是理学和心学的精神导师，而程明道（程颢）则是心学的鼻祖。和尚的意思是，圣贤之道在民间，在心学上，希望王阳明能从此入手。

这位和尚比蔡蓬头还不厚道，蔡蓬头只是否定王阳明不能求仙入道，和尚却让他马上调头。王阳明心情沮丧到极点，他热情似火地来投奔佛道，却被两个看门的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人世间如果有“热脸贴冷屁股”这回事，那说的可能就是王阳明在九华山的寻仙觅佛了。

不过，王阳明并未理会九华山两个异人的指点。离开九华山后，王阳明回北京上班，重新捡起辞章，在京城的文化圈里混起来。不知是什么缘故，有一天，他在推敲一个句子时，猛地扔下了笔，说：“我怎么可以把有限的精力浪费到这无用的虚文上！”

这是他创建心学前思想上的第一个转折点：和辞章说再见。

辞章是虚文，什么才是实的？王阳明的答案是：佛道。

1502年夏，他又请了假，回老家浙江余姚，虔诚认真地温习起了佛经，全身心地练起了导引术。

这件事足以说明，九华山的蔡蓬头和无名和尚的指点和劝告在王阳明心上连个涟漪都没有激起。同时，这件事还验证了另外一个问题：王阳明和他的门徒多年以来都面不改色地说，王阳明心学是从朱熹理学突破而来，并非来自陆九渊。王阳明很少提心学始祖程颢和陆九渊，甚至离他最近的心学大师陈白沙都不曾提过。

事实可能的确如此。如果王阳明心学真的是从陆九渊那里转手而来，1502年他也不会不听从无名和尚的话而在老家钻研佛经和修习导引术。

1502年，王阳明在老家浙江余姚的一个山洞中修习导引术，品读佛经，这并非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当初在九华山一直追寻的目标：远离红尘，成仙成佛。1502年，王阳明已三十一岁。

明日关注：“这和尚终日说什么！终日看什么！”